

# 三彩风·文苑



## 戏曲人生

□古洛川

午饭过后,街对面的音响里传来咿咿呀呀的戏曲声,这引起了我的兴趣。

我驻足屏息,试图弄懂那缥缈的字句,却一无所获,因为唱词模糊得让人听不懂意思,但可以确定的是那是豫剧,十分讲究抑扬顿挫。

查资料得知,豫剧起源于明朝中后期,以中原地区(河南)的小令为基础,吸收北曲弦索、秦腔、蒲州梆子等演唱艺术后发展而成。豫剧形成以后,由于各地方言的不同,在流传的过程中逐渐形成多个流派,其中以洛阳为中心流传的唱法被称为豫西调,又被称为西府调、靠山簧。豫西调声音低沉,吐字清晰,字字入耳,生旦净丑多用大本嗓,本嗓后挫下压,适合表达悲观、愤慨的情绪,音乐深沉、悲壮。

既然资料上说豫西调吐字清晰,我为何听不懂?

小时候,我和大人们一起看戏,常听到一句话:“会看的看门道,不会看的看热闹。”只见舞台上时而咚咚锵锵,杀声震天,叫人热血沸腾;时而诗情画意,江南美景,令人流连忘返。这便是看热闹,图个高兴。

后来,我无意间听到这样的唱词:“原来姹紫嫣红开遍,似这般都付与断井颓垣。良辰美景奈何天,赏心乐事谁家院?朝飞暮卷,云霞翠轩;雨丝风片,烟波画船。锦屏人忒看的这韶光贱!”

唱词优美,读起来朗朗上口,有种愁怨的感觉,经查找典籍,得知这就是大名鼎鼎的《牡丹亭》里的一段唱词。于是,我囫囵吞枣地匆匆看了一遍,方才知晓戏曲之美。

后来,我又听到《桃花扇》中的一句唱词:“眼看他起朱楼,眼看他宴宾客,眼看他楼塌了!”

现如今,众多“老虎”被打,其人得势时炙手可热,宾朋满座,失势时作鸟兽散,权力大厦轰然垮塌。这些“老虎”,或许没听过这句唱词吧?

我如此喜欢戏曲,每每正襟危坐,势要听懂一场戏,却依然懵懵懂懂。那台上的演员,凭空端起一杯茶,摇头晃脑做品赏状,好似品尝玉液琼浆……听戏的乡间老汉,手摇蒲扇,满面笑容,也做摇头晃脑状。

演员在品茶,老汉在品戏。台上演的是生旦净末丑,台下品的是酸甜苦辣咸。一句唱词可以品,一个眼神可以品,一个转身亦可以品。品才可以懂,原来门道在此。

人生又何尝不是?偶尔品一品,酸甜苦辣,尽在其中。

(请作者告知联系地址,以奉薄酬)



(资料图片)

## 月下麦田

□曹春雷

回到乡下时,已是傍晚。吃过饭,月亮爬上了柳树梢,将月光洒满院落。娘说要去浇麦地,我说我也去。这么好的月色,是适合用来亲近的。

于是,我和娘扛着铁锨,出了院门。街上很安静,一地月光,一只正在散步的狗,对着月亮汪汪叫了几声。我走在月光里,踩着自己的影子——我很久没有在这纯净的月光下走路了。

五月的麦子正茁壮着,拔节,抽穗,灌浆,为六月的收获积攒力量。白天看去,这里是绿色的海洋。在月光下,麦地幽深,就像水银注入墨绿的湖里。

我走进“湖”里,用手拂过刚露锋芒的麦穗,用这样的方式来亲近麦子。

娘到水渠边引水。水从河里而来,流进水渠,然后在娘的铁锨的引导下,乖乖地流到我家的麦地里。这时,天上有一个月亮,水里也有一个月亮。水里的这个月亮,随着水流进了我家的麦地。

我和娘在麦地的两头。娘在那头引水,我在这头负责看水是否浇灌到了地头。

不远处的麦田里,站着个稻草人。它戴着草帽,披着一身月光,张开手臂,似乎随时准备和人热情拥抱。它是这片麦田的守望者——这大片的麦田是它的,这大片的月光也是它的。这样想着,我有些嫉妒它了。

离稻草人不远,有一棵树挺拔而立,在月光下像披了铠甲的勇士,和稻草人一起守护着这片麦田。再远一些,是大片的树林,被月光刻画出高高低低的剪影。越过树林,就是绵延的山了。此时,山如长龙,在月光下蜿蜒、静默。

有“咯咯”的声音,隐隐从远处传来,那是栖居麦地深处的山鸡,在睡梦中发出的梦呓声。在紧挨着稻草人的那棵树上,有喜鹊叫了几声,回应着山鸡。一只夜行的鸟,扑棱棱从我头顶飞过。

我蹲下身,与麦子齐高。娘曾说,这时节麦子长得快,在深夜,能听得到麦子拔节的声音。于是,我贴近麦子细听,却听不到声音。也许,只有像娘那样真正把麦子放在心坎上的庄稼人,才能听得到吧。

蹲在那里,我以一株麦子的角度仰望,看到的月亮别有一番模样,从未有过的亮,从未有过的近,仿佛就在麦梢上。这个月亮,沾了麦子的味道,染了泥土的气息,与我平日在城里看到的月亮不一样——城里的月亮是冷冰冰的,而麦梢上的月亮让人更有亲近感。

久久望着月亮,心像被月光洗过一样,澄净、透明。故乡的月光是能抚慰人的,特别是这麦田里的月光。

突然想起诗人海子来。海子喜欢在麦田里憧憬,在月光下幻想。他在《麦地》里说:“看麦子时我睡在地里,月亮照我如照一口井,家乡的风,家乡的云,收敛翅膀,睡在我的双肩。”

此刻,我只想做一株麦子,一株将根扎在泥土里浴月光而眠的麦子。



## 喜面

□张君燕

在乡下,除了娶媳妇,最热闹的当数送喜面。

小时候,我最喜欢听到的消息是“谁家生孩子了”。这不仅意味着不久后又会有一个胖娃娃陪我们玩,还意味着我们又可以吃到喜面了。

白色、细长的面条上浇着花花绿绿的卤子,这卤子和平时在家里吃的不一样,里面不仅有肉和豆角、平菇等时令蔬菜,还有用热水泡开的海带、黄花菜。最让我垂涎欲滴的是,用五花肉裹了面粉炸成的肉丸子,咬一口满口生香。在那个物质相对匮乏的年代,这么一碗喜面,在我们眼里的诱惑,想想就知道有多大。

那个时候,谁家生了孩子,全村人都会沉浸在添丁进口的喜悦中。生孩子的第三天,邻居自发地去“看孩儿”。当然,“看孩儿”不能空着手,要么带上一包红糖,要么带上鸡蛋、挂面,要么干脆送个红包。

这一天,当了奶奶的女主人会乐得合不拢嘴,风风火火地在家张罗着,招呼众人帮着做喜面——做上百碗的喜面可是不小的工程呢!支锅的、生火的、择菜的、换面条的,大家早就分工明确。

小孩子也赶来凑热闹,在人群里跑来跑去,一会儿抓一把择好的青菜,一会儿偷一个肉丸子塞到嘴里。于是,便有骂孩子的声音传来,不过大人不会动真格骂孩子——在喜庆的日子里,谁会跟一个孩子生气?那骂声里分明还带着笑呢。

喜面做好后,小伙子们便上场了,他们负责一户一户地送喜面。一个方盘里放四碗喜面,挺重的,一趟趟地送下来,两只胳膊会累得不听使唤。不过累归累,却没有一个人叫苦——说不定哪天就轮到自己当爹了。

也许是带了喜庆的味道,喜面吃起来很香,细细品味,有一股柴火燃烧时散发出的淡淡清香。

忙完一切,主人刚刚坐下喘口气,几只手猛地伸过来,用锅烟子将主人的脸涂得面目全非。听奶奶说,旧时医学不发达,婴儿死亡率高,据说抹了锅烟子,主人变得面目狰狞,则可吓跑鬼怪,保护婴儿。当然,后来人们沿袭这个旧俗,更多的是图个热闹。

自从离家上学,一晃几十年没有在老家待过了。上次回老家,恰逢村东头的小胖喜添贵子,我不由得咂摸着嘴,欣喜地说:“我好久没吃过喜面了,这次要好好吃一碗。”母亲忍不住大笑道:“现在哪儿还有喜面,都是上饭店去吃酒席,既方便又省事,现在早就不是那个年代了。”

是呀,现在确实不是以前那个年代了,但是看着焕然一新的村庄,我还是很怀念幼时的喜面。